

民国名人书系

杨尧深 ■ 著

走进蒋氏家族

—— 蒋介石外甥女竺培英谈蒋家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jichubanshe

民国名人书系

杨尧深 ■ 著



——
蒋介石外甥女竺培英谈蒋家

走进蒋氏家族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蒋氏家族：蒋介石外甥女竺培英谈蒋家/杨尧深
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0

(民国名人书系)

ISBN 7-5325-3835-4

I. 走... II. 杨... III. 蒋介石(1887~1975)-
家族-史料 IV. 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4166 号

民国名人书系

走进蒋氏家族

——蒋介石外甥女竺培英谈蒋家

杨尧深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292 1/18 印张 12 $\frac{4}{18}$ 字数 164,000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5325-3835-4

K·616 定价: 1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公司管理部联系。T: 56628900 × 813

出版者的话

耄耋老人竺培英是蒋介石的外甥女。她从懂事起就生活在蒋氏家族中,蒋介石的妹妹蒋瑞莲、元配夫人毛福梅等,都视其为掌上明珠,曾称她是“丰镐房的小主人”。成长于这个特殊环境的竺培英,见证了蒋家的荣辱、兴衰;朝夕相处,又让她无时不在感受着蒋家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甚至外人难以捉摸的内心情感变化。蒋家的政事、家事,竺培英了然于胸。如今通过她之口,娓娓道来,撩开了神秘面纱,露出冰山一角。比如:蒋介石与元配发妻的恩恩怨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故里溪口疗养时烦躁而矜持的举止。他面对大哥的猝死,又怎样地自责。蒋经国和蒋方良新婚燕尔“不见亲妈,先认后妈”引起的麻烦。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婚外恋风波及其来龙去脉,等等。因为涉及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是竺培英的耳濡目染,且鲜为人知,属第一次披露,对研究者不无参考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全国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竺培英老人因这层家族背景而历经磨难。正是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春风,一扫竺培英内心的阴霾,使她萌生了压抑几十年的寻亲夙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竺培英几经周折,与身居台湾的表哥蒋纬国取得了联系,常在往来信函中,互诉兄妹亲情,表达对两岸早日统一、亲人大团圆的殷殷期望。现在蒋纬国已逝世,见著于本书的几封他的

亲笔信,显得弥足珍贵。

回忆过去,是为了正视现实,展望未来。我们出版此书,力图拂去岁月蒙上的尘埃,展现蒋氏家族的真实面目,并通过此,说明海峡两岸同是炎黄子孙,血脉相通,实现统一大业是众望所归。坚信祖国统一,民族兴旺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谨此祝愿竺培英老人,在有生之年与台湾的亲人早日团圆。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六月



竺培英近影

培英妹如佳：

十一月四日未函，已佳收到，倍蒙關心，甚以爲慰；藉惠賜藥，均有高尚工作，孫錫均在學中，且都很孝順，良深欣慰；而今見你端莊秀麗，親筆字，見字如見人，倍感親切。

目前係國以表面觀之精神兩氣色，似已大部康復，惟血糖指數仍有高低失控現象；血壓算已能成功地控制，只是心臟功能而內分泌作用尚未恢復如病前；現已於十一月十一日出院，隨即預定時間醫院繼續觀察藥物調理之控制效果，並接受復健運動外，已能恢復對中華戰時學會業務指導（余爲本屆理事長）至偶而應邀參加公益社團有關活動。餘暇則從事學術研究及寫作，住院期間，承妹台一再存問，係國生辰，承以吉語相祝，併段由衷謝忱。

汪道涵先生爲海峽兩岸事務交往之推動，對和平統一大業貢獻良多，向所敬佩。雖未曾有過函件來往，但神交已久也。茲承告以汪先生對係國愛戴有加，易勝感蒙，茲遵囑易郵寄上拙著「弘中道」二本，勞請諸予指教，隨函附去 係國 油畫照兩幀，一張請妹留存，一張請代轉汪先生存念是荷。

另承告以吳青霞女士，將应邀赴台訪問，並批訪晤 係國 一事，請其抵台後，以電話（02）與 係國 秘書朱愛娜小姐連絡，甚所感荷。

附先雀算，轉眼斯歲又將闌指，祝來年諸事順意。為此呈祝
合家安康

弟 兄
係國 敬上 壬戌十二月

蒋纬国给竺培英的书信



蒋氏家族全家福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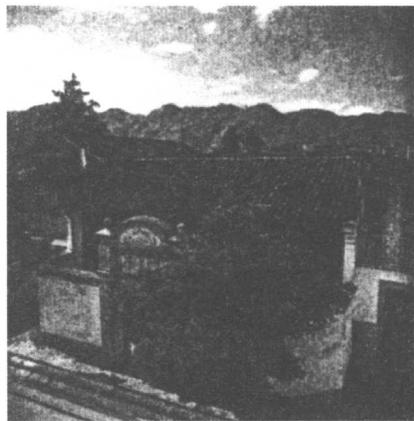
一、排寂寞蒋家姑嫂相逢丰镐房 做佛事毛氏舅妈探亲雪窦寺	1
二、喜出望外南园拜见姚冶诚 兴高采烈苏州频会蒋纬国	14
三、变生不测蒋瑞莲遭遗弃 旧事重提毛舅妈忆新婚	24
四、郎舅一气停妻再娶 姑嫂同命求佛拜神	32
五、蒋介石胞妹法昌寺出家 委员长甥女尼姑庵见母	40
六、甥女充当丰镐房小主人 娘舅成为雪窦寺求签客	47
七、西安事变后介石养伤 蒋家祠堂内介卿出丧	55
八、蒋经国杭州先拜新姆妈 蒋方良溪口后参亲姑嫜	65
九、孝子孝媳重行结婚礼 佳儿佳妇深慰高堂情	75
十、为成才蒋经国南北历练 慰孤独竺培英姑嫂共眠	85
十一、毛福梅在家乐天伦 蒋瑞莲含悲入黄泉	93
十二、蒋经国别母赴江西	

毛福梅随子去赣州	99
十三、日本侵华占宁波	
舅妈扶我上花轿	107
十四、小日本狂炸溪口镇	
毛舅妈惨死丰镐房	115
十五、蒋经国赣州兴改革	
章亚若桂林暴病亡	122
十六、欢欣鼓舞日本国投降	
艰难险阻莫斯科谈判	129
十七、尽孝心蒋母安葬	
有余痛众亲不平	135
十八、访亲友蒋经国回溪口	
拜慈墓蒋介石去台湾	141
十九、海峡两岸门渐开	
相思一线情难舍	153
二十、上海机场喜迎海外客	
清明佳节互诉别后情	161
二十一、竺培英盼来亲人信	
蒋纬国写下小自传	165
二十二、同心友鸿雁传信	
异乡人家国萦怀	171
二十三、蒋纬国九死得重生	
竺培英四处求秘方	181
二十四、永难忘魂系桑梓地	
长相思泪洒云海天	187
二十五、作者后记	193

一、排寂寞蒋家姑嫂相逢丰镐房 做佛事毛氏舅妈提亲雪窦寺

我叫竺培英,1925年出生,是蒋介石胞妹蒋瑞莲的女儿。蒋介石是我的舅舅。我有一个哥哥叫竺培风。

我母亲蒋瑞莲,同舅舅蒋介石,都是外祖母王采玉所生。王采玉,是蒋介石、蒋瑞莲的父亲蒋肃庵的继室。我的外祖父蒋肃庵在同她结婚前,先后娶过两个妻子,一个是徐氏,一个是孙氏,她们相继去世后,我的外祖母王采玉,就成为他的第三位夫人。外婆王采玉,虽然对外公蒋肃庵前妻所生的蒋介石(我的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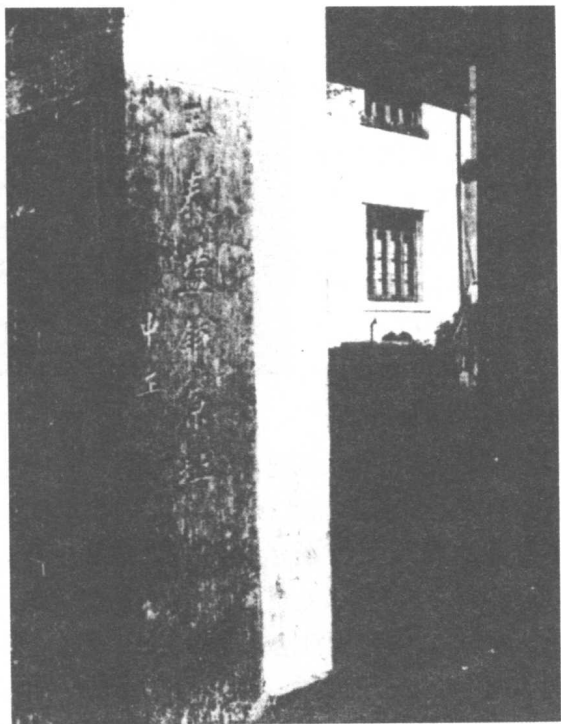


溪口蒋氏故居素居——丰镐房

舅舅)也不错,但是,她心中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自己亲生的一双儿女身上。我们蒋家的亲人都知道,外婆王采玉早就看出舅舅蒋介石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小小年纪就喜欢走南闯北。并且,她也认为,儿子蒋瑞元(蒋介石)应该外出闯荡,做出一番大事来;女儿蒋瑞莲则应该留在身边,来侍候自己。这样一来,外婆王采玉决定为我母亲蒋瑞莲选一个安分的丈夫。说来也巧,或者说也是缘分,我外公开办的玉泰盐铺里,有一个小伙计,名叫竺芝珊,是后竺村的。他16岁就来到玉泰盐铺学生意。竺芝珊为人忠厚,干活卖力,人品也不错。我外婆王采玉亲自为我母亲寻找对象,在周围附近寻

觅了一大阵,甚至还托了人,可寻来找去,也没有一个能胜过竺芝珊的。外婆经过反复考虑,便决定把女儿蒋瑞莲许配给他。结婚不久,我母亲蒋瑞莲就生下了我哥哥竺培风,到上海后,又有了我竺培英。

我们一家生活在上海,母亲蒋瑞莲虽然也感到幸福美满,可她时时牵挂着在奉化溪口镇丰镐房里的一个人——我的舅妈毛福梅。母亲同我的舅妈毛福梅在一起生活多年,姑嫂二人情深谊笃,如同手足。那时,毛福梅舅妈就很能干,在婆婆的管教下,在家里已是里外一把手。所以母亲蒋瑞莲 16 岁出嫁时,便由她来操办一



蒋介石出生地——玉泰盐铺原址
蒋出生于东楼,即楼上有窗的房间中

切事宜,包括酒宴和亲朋邻里的安排。毛福梅舅妈还亲自下厨房,掌勺烧菜,组织安排各方亲朋好友,因此受到邻居、亲友们的一致称赞,说她是个能干的管家,甚至连蒋家的人,也都非常钦佩这位嫂子。自从舅舅蒋介石将她遗弃后,她便一个人生活在丰镐房里,虽然管理丰镐房的人颇多,有厨师、佣人、丫头,但是毛舅妈因没有嫡亲的人,一直感到很苦恼。舅舅蒋介石不再接近她,她的姑姑、也就是我的母亲蒋瑞莲,又随我父亲竺芝珊去了上海。丰镐房里虽然热闹,可她的心里时常感到很孤独。毛舅妈并不是一个爱寂寞的人,她在出嫁前,就读过书,受到一些洋文化的教育,同舅舅蒋介石成亲后,蒋介石曾同她亲热过一段日子,经常带她外出,曾经在宁波住过些时日,耳濡目染,她的思想也就更加开放一些。丰镐房这种寂寞孤独感,唯有她的姑姑蒋瑞莲理解,能够帮助她释解。我的母亲只要接到毛福梅舅妈捎来的要我母亲到溪口镇去的信,总是二话不说,有求必应,赶紧带着我一起前往,来到丰镐房毛福梅身边,陪伴阿嫂,给她带来欢乐。

这年春天,毛福梅舅妈一个人待在丰镐房,日子一长,备感寂寞孤独。她来信说,自己内心好像缺少了什么,大概是缺少我的母亲了,要她赶紧到溪口去。我的母亲知道,她去是为毛福梅舅妈解解“厌气”(方言:解解闷的意思)。我母亲蒋瑞莲当然接受了舅妈毛福梅的邀请,立刻与父亲告别,急急忙忙地赶往溪口镇。这一次去溪口镇,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想起我5岁去奉化溪口镇,走进丰镐房时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70多年前发生的事,就像在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每当想起这一段经历,我仿佛看见和听到丰镐房里的亲友们,还在绘声绘色,娓娓动听地对我讲故事呢。

应该说,我母亲对于去溪口很当一回事,也非常高兴。动身去溪口的前两天,她就告诉我:“你的舅妈(毛福梅)带信来,叫我去看她。”说话时,她脸上堆满了笑容,好像要办喜事似的。动身前

的一天晚上,母亲替我准备了好多东西,小包大包一大堆,她对我说:“囡囡,明天同姆妈就动身,你高兴看到舅妈吗?”我高兴地点头,对她说:“高兴,我非常高兴同姆妈一起去。”她把我搂在怀里,又亲亲我:“好囡囡。”我从小就称呼毛福梅为舅妈,把她看作是真正的舅妈。其实,我有好几个舅妈,在溪口镇上还有一个真正的大舅妈,是住在玉泰盐铺里的大舅舅蒋介石的妻子。她同毛福梅舅妈感情不错,同我母亲的感情也很深,我对她的印象也很好,每次到了溪口镇,必定也去看看她。因为她生有一个很聪明的女儿蒋华秀。华秀姐对我好,她长我十几岁,是个大学生,有较高的文化教养,正因为如此,彼此接触时无形中也有隔一层的感觉。我还有一个舅妈,是住在苏州的姚冶诚,每次我同母亲去溪口,她也会前去。我对她的印象也非常深刻。

这一天,我跟母亲动身了。门口停着自家的包车,车夫早等在那里了。母亲对家里的娘姨招招手,叫她把应带的东西拎上车来。那时,虽然蒋家的名气很大了,可是都没有汽车,我家没有,连姚舅妈家也没有。我家的包车,不是轿车,类似街上跑的黄包车。那时的上海,不是特别富裕的人家,是没有汽车的,就是有一定地位的人家用的都是像我家的这种包车。车子的两边各有一盏灯,车夫在前边拉着。我每次跟母亲外出,都是乘这一辆包车。我们临走时,我父亲竺芝珊同我母亲告别,还特地说:“培英,你乖一点。”这时母亲笑了,父亲又称赞我的名字,说:“培英,你叫培英这个名字,倒是很好听的。”

说起我的名字,也需要交代一下。我已经有5岁了,母亲也没有给我取过名字。她带着我到处走,开口就叫我囡囡、囡囡的。有一次,母亲同几个朋友搓麻将,我跑到她身边撒娇,母亲对我也特别亲昵,喊起我来,囡囡长囡囡短的。在座的有一位老师名叫陈志坚,她当时颇有名气,曾经做过我表哥蒋纬国的老师,早年还做过毛福梅舅妈的老师。她对我母亲这样叫我,感到不顺耳,于是说:

“她都那么大了，快要读书了，还囡囡、囡囡地叫，太难听了。她还没有名字吧？来，我来替她取一个名字，就叫她培英吧，培就是培育的培，英是英才的英。你们看这个名字怎么样？”当时在场一起搓麻将的几个亲友都一致称好。这年我5岁，才有了一个名字。对“竺培英”名字的含义，当时我还不大懂得，大家喜欢，我当然也喜欢。到了今天，我还想着这一位老师呢。

这一次，我和我母亲搭乘的是去宁波的轮船，乘了一夜，第二天就到了溪口镇。

我和母亲走进丰镐房时，舅妈早已等在那里。她好像等得急死了，一见到我母亲，兴奋极了，睁大的双眼透出幸福的目光，顷刻泪珠扑簌簌往下滚！毛舅妈不停地用手擦眼泪，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说：“阿姑，你来得这么晚，走得这么慢，叫阿嫂等得急死了。”说罢，她拉着我母亲的手往房子里走。她是一双小脚，同别人不同的是，裹了又放过的小脚，“解放过的小脚”，不是三寸金莲，走起路来一踮一踮，发出笃笃的声响。走着走着，毛舅妈突然停住脚步，想起了要看看我母亲，她拉着我母亲转了一个圈，上下左右，仔细地打量一番，夸奖说：“好，好，人倒没有瘦。”我母亲一直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长辈，这时也紧紧搂着她，做撒娇的样子，说：“我好得很，不会瘦，也不愿意胖。”此时此刻，我小小年纪，虽然不懂什么，也在一旁高兴地笑了。毛福梅舅妈毕竟没有忘了我，我们没走了几步，她又忽然站住，对我看了又看，我好似发现了什么，大声地对她喊道：“舅妈！舅妈！”她赶紧走过来，摸了一摸我的头，又拿起我的小手，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看一遍，又对我的脸蛋端详了好一阵，说：“这小囡真乖。这小囡长得真好看呢！”然后在我脸上亲了亲，非常疼爱地，又叹了一口气，说：“经儿（蒋经国）若在，已经是一个小伙子了。我也老了。”毛舅妈说到我的表哥蒋经国，眼中饱含着泪花，悲痛得说不出话来。经儿，是毛福梅舅妈对表哥蒋经国的爱称。这时，蒋经国去苏联留学已有5年多，除了给她写过一封

信外,其他什么消息也没有。难怪舅妈毛福梅如此地想念他,牵挂他。毛舅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胖敦敦的个头,一双小脚,走起路来,有时会发出“笃笃”的脚步声。走这种步伐少有,只有遇到了高兴事,或不愉快时,她才会走出这种步子来的。这一次,被我看到了,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她搂着我母亲的腰没走几步,停住了,对着我母亲直流眼泪,再走几步又停下了,一副万分悲伤的样子。此景此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个母亲长期与儿子分离是多么的痛苦啊!那时,我心想:表哥啊,你快一点儿回来,解除毛舅妈心灵之苦吧!

这是奢望,表哥蒋经国不可能马上回来的。

我和我母亲走进丰镐房坐下,毛舅妈让人送来茶水。这时,舅妈毛福梅忽然对我母亲透露了一个秘密:她要到雪窦寺去做佛事。她俩说的是悄悄话,还伴有动作,有一点手舞足蹈,那刚刚发生的悲伤一幕,她俩几乎全都忘了,完全换了一张面孔,眉开眼笑,令人高兴。这时我母亲也有些恍然似的,说:“阿嫂,你突然告诉我,是叫我喜出望外啊。阿嫂啊阿嫂,你真是的。”我母亲走过去,扶着毛舅妈,手拉手在房间里走了起来。这两位长辈,这一老(实际上是中年人)一少(也同样不是事实),有点忘乎所以了。这时,我幼小的心灵里,开始了解到母亲与毛舅妈那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这也难怪,他们两个毕竟是在丰镐房里一起生活过多年的啊,都是在外婆王采玉管教下,培养出来的一对好姑嫂啊。

其实,舅妈毛福梅去雪窦寺做佛事,是常有的事情。不过,我年幼,对她还不太了解。这一次,她去雪窦寺做佛事,是早就做了准备的。她动员了溪口镇上好多的“小姐妹”,一起同她去。做佛事,是宁波人的说法,其实就同做水陆道场一样,一做就是七七四十九天。舅妈毛福梅,到底是丰镐房里的主妇,大家子气派惯了,一出门就要兴师动众,陪伴她的人,一大群一大群的,蒋家门里的,有我母亲蒋瑞莲,大舅妈(大舅舅蒋介石的妻子,我一直这样称呼

她)和她的女儿蒋华秀,还有我苏州的舅妈姚冶诚;镇上的小姐妹有几十个人,其中就有徐家门里的一个“小姐妹”,她姓周,带了一个徐家的后生徐毅夫,已有8岁,人生得端正英俊,颇惹众人喜欢。我们进了丰镐房的第二天,做佛事的队伍在毛舅妈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往雪窦寺出发了。出发的一刻,舅妈毛福梅一上轿,母亲也上了轿,我小小年纪,也有一顶轿子,跟在我母亲后边。这是我第一次坐轿子,感到很稀奇。这种轿子用藤条编制而成,编制的方法类似藤椅,轿子内有座位和放脚处,上有顶篷,轿子两边是两根竹竿,前后各有一个轿夫抬着走路。舅妈毛福梅的轿子走在最前面,接着是我母亲和我的轿子,跟在后头的是大舅妈和她的女儿蒋华秀的轿子,再后面是舅妈姚冶诚的轿子。溪口镇上毛舅妈的“小姐妹”们,有坐轿子的,有坐独轮车的,也有步行的,一路上,我们做佛事的人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队伍,颇为壮观,引来了不少行人观看。舅妈毛福梅看见这些,非常开心,中途休息时还特地走下来看看,这么多的轿子,这么多的车子,这么多的小姐妹,她感到了自己的地位、丰镐房威势。大概她的心里还在想着:自己不比夫君蒋介石外出差多少呢。这时她对我母亲笑了,对我也笑了,笑得很甜,她还走到我们小辈的面前,搂一搂我们几个的头,咯咯咯地笑了一阵。

这时,我感到舅妈毛福梅有了自豪感,小小年纪的我对她的尊敬也油然而升。

这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缓慢地行进着。虽然在行进中不能相互交流,但是每一个人却心潮起伏,兴奋不已。女人家、孩子们自然成了当时氛围中的主角和推波助澜者。毛舅妈的自豪心情,别人可能没有察觉,而我和我母亲已深深地感觉到了。

雪窦寺为浙东的名胜古迹,著名古刹。寺前有奇景千丈岩瀑布,寺后翠绿环抱,风景十分秀丽。在这里做佛事,是有相当高的档次的,所以才符合舅妈毛福梅的心愿,这里自然成了她求神拜